

星期天夜光杯

新民晚报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9年12月22日 星期日 第812期 |

| 首席编辑:吴南瑶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up@xmwb.com.cn

12

1

突遭家庭变故，加入“吉米·金”

郑德仁的家不大，温馨而精致。客厅里，摆着一台古典钢琴。书房里，乐谱、唱片分门别类地收藏在抽屉里，墙、挂着前几年演出的照片。

空旷的舞台，仿佛还回荡着余音，93岁的郑德仁轻轻地叹了口气。演出前，他和同台的几位乐手说“互相要兜着点”。或许是冥冥中的预感，或许已经体会到了岁月不饶人，演出中，郑德仁真的错了些音，还好乐队的其他成员迅速地补了台。散场后，观众久久不肯散去，但郑德仁心中涌起的却是一种莫名的惆怅。大幕慢慢合拢，剧场的灯光一个接着一个地熄灭。偌大的舞台，只剩下郑德仁和那把跟随了他半个世纪的低音提琴。老人静静地坐在舞台中央的椅子上。不知怎么的，他拧紧了原本已经松开的琴弦，悠悠地拉出了一段旋律，那是一曲《夜来香》。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上海最时尚的夜生活方式就是去舞厅听听歌、跳跳舞，而这一切的灵魂就是那支乐队，那支掌握着“夜上海”节奏的乐队。1932年落成的百乐门舞厅诞生了中国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——“吉米·金”。郑德仁就是这支华人爵士乐队的第一代成员。他是低音提琴手。

郑德仁求学于“国立音乐院”，是我国第一批在音乐院校主修低音提琴的音乐家，是这个冷门学科在国内的“元老”。郑德仁的父亲是英国轮船上的高级海员。太平洋战争爆发，英国轮船刚离开上海，就只能被迫停靠澳大利亚躲避战争。忽然间，父亲音讯全无，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支柱轰然倒塌，正在读大学的郑公子只得四处打工养家。不过，当时上海大大小小的舞厅已经开始流行邀请乐队现场演奏舞曲。专业的低音提琴手自然吃香。一开始郑德仁在一个叫“宇宙”的夜总会演奏。一个月下来，他竟能分到300多块钱，比得上当时的“金领”。由于低音提琴拉得好，郑德仁在音乐圈子里的名气一下子大了起来。于是，想在百乐门组爵士乐队的吉米·金找到了郑德仁。

吉米·金其实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，本名叫金怀祖，是个大学生，学物理的。就形式而言，简单的爵士乐队只需要有钢琴、单簧管、萨克斯、小号、长号、低音提琴、鼓、沙槌就可以了。乐队用吉米·金的名字来命名。就这样，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在百乐门登台亮相了。虽然刚组建的时候有点搭草台班子的味道，但“吉米·金”乐队还是制定了颇为严格演出制度，比如演出要穿统一的西服，戴领结，就是演得浑身是汗，也不能脱掉西服外套等。

百乐门出现了一支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爵士乐队，捧场的观众自然趋之若鹜。郑德仁回忆起那个时候来听乐队演出的情景，那时候百乐门没有停车场，来听音乐和跳舞的客人，只好让司机把车子停在远处的小马路，这些车子可以一直排到几条马路之外的胶州路上。



出生于1923年的“老克勒”郑德仁，本人就是一部上海爵士乐发展史。

问李香兰送的唱片《夜来香》在哪里，已是96岁高龄的郑德仁老先生随手便找了出来，记忆力之好，让人惊叹。

几年前，郑德仁举办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《海上寻梦》。策划人李定国说他与耄耋之年的郑德仁此举的初衷，便是想重温一下老上海爵士乐的辉煌，这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往事。

郑德仁 轻音乐之父的海上爵士记忆

沈琦华

2

即便身处繁华，人生还要正规

曾有作家写道，那个时候弄堂生活的“背景音乐”，便是邻家无线电台传出周璇、姚莉的歌声。郑德仁说，吉米·金大胆地把上海老歌引入爵士乐中，比如陈歌辛写的《夜上海》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，黎锦暉写的《夜来香》等等。当时很多上海老歌都是电影插曲，乐谱很难找，乐队就派郑德仁去泡电影院，一遍遍地看，把那些曲子背下来，改成爵士乐谱。很多时候是今天电影放了，明天“吉米·金”就能演了。

“吉米·金”有时候也会请当时的名歌星一起合作。郑德仁记得其中有“豆沙喉咙”白光、风情万种的李丽华、11岁那年从三千唱片公司应考者中脱颖而出的韩菁清（学者梁实秋晚年的妻子），还有歌星杜德伟的妈妈张露。郑德仁笑言，当时张露只有16岁，极有观众缘。

合作的歌星中，最著名的还是姚莉。上世纪，媒体评选“上海滩七大歌后”，姚莉与周璇、白虹、白光、龚秋霞、李香兰和吴莺音并列当选。郑德仁回忆，在仙乐飘飘、灯红酒绿的上海，姚莉与绝大多数歌星都不同，她打扮得不似她们华丽，而是很普通，也不太化妆，但有一种秀丽的气质。

“吉米·金”名动一时，歌星李香兰早年在上海滩演出时，就知道有这样一支华人爵士乐队。数十年后，李香兰在上海金茂大厦与郑德仁再次相遇，当时郑德仁81岁，李香兰83岁。李香兰赠送给郑德仁签名唱片并留下联系方式。

与那么多女歌星有交往，郑德仁笑着说，正式的女朋友就只有太太一个。郑德仁的太太是弹钢琴的，当她还是一个妙龄少女时，就通过音乐结识了郑德仁。在那个动荡年代，时常因为演出而必须出入各大舞厅的郑德仁，始终坚守着自己做人的准则。穿梭在灯红酒绿的场所很容易堕落，但郑德仁的家庭教育告诉他要有一个正规的人生。

郑德仁回忆，直到1952年，“吉米·金”一直在百乐门演奏那些老歌。当时的市长陈毅还邀请过“吉米·金”去市政府演奏。后来乐队停演原因也很简单，主要是因为1952年后，百乐门实在是没有什么生意了，并不如外界传言的那样纷纷扰扰。



3

陈毅市长指令，上交乐团保留

其实在“吉米·金”演出的同时，1946年，郑德仁和一起玩爵士乐的伙伴加入了上海工部局乐队，一下子就把乐团里中国乐手的阵容由最初的4名扩大到10名。郑德仁说，早期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在福州路近浙江路的菜场楼上排练，演出是在兰心大剧院，演出频率是一周一次，500个位子的剧场场场都是满座，票价一块大洋，和当时在大光明看一场电影的价格一样。1950年2月18、19日，当时已经更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举行了皖北救灾音乐会，周小燕独唱

普契尼歌剧《蝴蝶夫人》选段。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指示，说“交响乐是个好东西，不能取消”，乐团被保留了下来，成为了现在的上海交响乐团。

郑德仁还在1956年组建了上海轻音乐团。音乐人李定国在“夜光杯”上曾著文《上海最早的轻音乐团》谈及这段历史。要补充的是，“轻音乐”这个译名还是郑德仁首创的。郑德仁说，当时这个音乐类型在国外叫“popular music”，直接翻译过来应该是叫通俗音乐，但他觉得直译不是很好听，提议翻

译成“轻音乐”。与交响乐相比，轻音乐短小精悍，和爵士乐一样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。

等到郑德仁再次上舞台演奏《夜上海》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了。那时和平饭店的经理问郑德仁愿不愿意去那里演奏。郑德仁说能不能搞《夜上海》之类的爵士乐，经理说，随便你们搞什么。于是，爵士乐队就这样又回到了上海。有个插曲，当时有澳大利亚记者到上海采访，报道说看看和平饭店就知道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，因为在那能看到三老：老乐师、老乐器、老乐谱。

96岁的郑德仁坦言，现在流行的他有些看不懂，“有多少人还喜欢‘吉米·金’那种老爵士呢？”



■ 郑德仁与李香兰